

# 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家庭功能与情绪表达的调节作用

王玉龙, 袁燕, 张家鑫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081)

**【摘要】 目的:**考察家庭功能和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负性情感量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情绪表达性量表对566名留守青少年和561名非留守青少年进行施测。**结果:**①留守青少年的自伤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自伤留守青少年的自伤水平显著高于自伤非留守青少年;②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③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结论:**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的关系受情绪表达的调节,良好的情绪表达能力能够明显地降低消极情绪对自伤的作用。

**【关键词】** 留守青少年; 自伤; 消极情绪; 家庭功能; 情绪表达

中图分类号: R395.2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1.017

## Negative Emotion and Self-injury i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Emotion Expression

WANG Yu-long, YUAN Yan, ZHANG Jia-x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ognition and Human Behavior Key Laboratory  
of Hunan Provi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emotion expression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self-injury i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Methods:** 566 left-behind-adolescents and 561 non left-behind-adolescents were assessed with 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 negative affect scale,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of scale-Chinese version, emotional expressivity scale. **Results:** ①The incidence of self-injur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than the non left-behind-adolescents; ②Negative emo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injury; ③Emotion express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self-injury. **Conclusion:** Negative Emotion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self-injury i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Key words】** Left-home-adolescents; Self-injury; Negative emotion; Family Functioning; Emotion expression

留守青少年是指因双亲或单亲长期在外打工而留守在家的青少年,经常被归为广义的留守儿童。亲子分离的不利处境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有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sup>[1,2]</sup>。自伤作为一种与情绪问题密切相关的非适应性行为<sup>[3]</sup>,与多种心理障碍有显著的关系<sup>[4]</sup>,而青少年是自伤的高发人群<sup>[5,6]</sup>,因此考察留守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及其发生机制是必要的。

一般而言,自伤(self-injury)是指在无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反复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且这种行为不为社会所认可<sup>[7]</sup>。自伤的背后往往意味着当事人经历着强烈的负性体验<sup>[8]</sup>。体验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EAM)认为自伤的主要

功能就是为了回避或者逃脱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当个体通过自伤达到了缓解消极情绪的目的时,这种行为就被负强化,一旦个体再次出现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时,自伤也会再次自动出现<sup>[9]</sup>。由于消极情绪与自伤之间的密切关系,消极情绪经常被当成评估自伤功能的主要指标<sup>[10]</sup>。

然而,消极情绪体验不会必然导致自伤行为的出现,在面临消极情绪的困扰时,有些人选择自伤,而有些人却选择其他行为。这说明消极情绪体验与自伤的关系只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发生。根据Magnusson和Stattin提出的“人-情境交互作用理论”,一种行为的发生往往是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生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sup>[11]</sup>,所以本研究也将从人和情境两个方面探讨消极情绪影响自伤的条件。

自伤的情绪管理模型认为,个体之所以通过自伤来缓解情绪,是因为其缺乏有效的情绪管理能力<sup>[12]</sup>。情绪表达不能是情绪管理能力缺陷的一个典型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190021)资助

通讯作者:王玉龙

表现,患有情绪表达不能的个体难以通过言语表达、释放或传递情绪感受,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自伤行为<sup>[13,14]</sup>。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良好的情绪表达能力能够有效调节消极情绪与自伤的关系?情绪表达性是个体根据其情绪体验而出现的典型的行为变化,包括面部的、言语的、肢体的<sup>[15]</sup>。研究显示,善于表达情绪的个体很少有抑郁倾向;抑制负性情绪会有更多的痛苦<sup>[16,17]</sup>。因此,本研究推测,情绪表达性对消极情绪和自伤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家庭因素是造成青少年自伤的另一重要因素。人际或系统模型强调自伤是个体所处的家庭或环境功能失调的结果,糟糕的家庭环境会无意中支持或强化自伤行为<sup>[18]</sup>。研究显示,父母冲突、家庭无效环境、家庭功能失调等都是自伤行为发生的预测因子<sup>[15,19,20]</sup>,而良好的家庭功能却能显著的负向预测青少年自伤<sup>[21]</sup>。家庭功能是指家庭系统中成员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sup>[22]</sup>,与青少年的情绪健康和问题行为都有显著相关<sup>[23,24]</sup>。由此,本研究假设,家庭功能在消极情绪与自伤之间有调节作用。

综上,考虑到留守青少年情绪和家庭环境的特殊性,本研究将重点考察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的关系,并试图揭示个体的情绪表达性与家庭功能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以期对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有效预防和干预提供思路。

## 1 对象与方法

###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湖南长沙、湘潭和怀化抽取566名留守青少年,其中,男生284人,女生282人;初一141人,初二40人,初三78人,高一142人,高二123人,高三38人,缺失4人;年龄10-19岁,平均年龄为 $14.35 \pm 1.86$ 。抽取561名非留守青少年,其中,男生277人,女生279人,缺失5人;初一110人,初二56人,初三65人,高一152人,高二147人,高三30人,缺失1人;年龄10-19岁,平均年龄为 $14.34 \pm 1.94$ 。对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被试人口统计学的差异分析显示,二者在性别( $\chi^2(1)=0.01, P=0.905$ ),年级( $\chi^2(5)=11.09, P=0.051$ )和年龄( $t=0.15, P=0.884$ )上均无显著差异。

### 1.2 工具

1.2.1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 由冯玉在已有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包括18个条目和1个开放式问题<sup>[25]</sup>(本研究中,由于第19

项无人填写,故只统计了前18个条目的结果)。对自伤次数的评估为4个等级:0次、1次、2-4次和5次以上(含5次),计分依次为0-3分;对身体伤害程度的评估为5个等级:无、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计分依次为0-4分;根据自伤时的频次和对身体平均伤害程度的乘积来综合评估自伤水平,自伤水平是否为0作为判定有无自伤行为的标准。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且效度良好。为了更准确地测定青少年时段的自伤,本研究将自伤发生的时间限定为1年以内。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alpha$ 系数为0.91。

1.2.2 情感量表: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情感平衡由范肖冬等在Bradburn编制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分量表,各含5个条目,常用于测查一般人群的情绪体验<sup>[26]</sup>。本研究使用其中的负性情感量表测查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该量表的项目间相关为0.38至0.72,重测一致性为0.81<sup>[27]</sup>。本研究中,量表的 $\alpha$ 系数为0.75。

1.2.3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II-CV) 由Olson等在1982年编制,后由费立鹏等修订成中文版<sup>[28]</sup>。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用于评价两方面的家庭功能:①亲密度,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②适应性:即家庭体系随家庭环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量表采用5级评分“1=不是,5=总是”,分数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好。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sup>[27]</sup>。本研究使用量表总分作为衡量家庭功能的指标,总量表的 $\alpha$ 系数为0.89。

1.2.4 情绪表达性量表 由Kring, Smith 和 Neale在1994年编制,陈会昌等译定并修订而成<sup>[29]</sup>。量表包括两个维度:“乐于表达”维度有6个项目,采用正向计分,“抑制表达”有11个项目,采用反向计分;共17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总分越高表示个体越乐于表达情绪。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sup>[16]</sup>。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alpha$ 系数为0.82。

## 2 结 果

### 2.1 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分析

将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发生率和自伤水平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留守青少年中有自伤行为(即自伤水平得分 $>0$ )的比率为36.2%,非留守青少年的比率为30.2%,二者差异显著( $\chi^2=4.62, P<0.05$ );留守青少年的自伤水平( $9.09 \pm 12.90$ )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的自伤水平( $6.47 \pm 7.86$ ), $t=$

3.09,  $P < 0.01$ 。

由于自伤留守青少年分布到6个年级后,有些年级的人数过少,所以将年级这一变量合并成初中和高中。采用2(性别)×2(年级)多元方差分析,探讨自伤留守青少年的自伤水平得分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情况。结果显示,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以及性别×年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 > 0.05$ )。

## 2.2 自伤留守青少年消极情绪、家庭功能、情绪表达与自伤水平之间的相关

以有自伤行为的留守青少年为被试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显示,自伤水平与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与家庭功能、情绪表达显著负相关;消极情绪与情绪表达显著负相关。其他均不显著。

表1 留守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家庭功能、情绪表达、自伤水平的相关分析(N=205)

	M	SD	消极情绪	家庭功能	情绪表达
消极情绪	2.53	1.29	1		
家庭功能	88.47	20.03	-0.12	1	
情绪表达	48.36	11.56	-0.27**	0.06	1
自伤水平	9.09	12.90	0.28**	-0.15*	-0.29**

注: \* $P < 0.05$ , \*\* $P < 0.01$

## 2.3 家庭功能和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家庭功能和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关系的调节效应。为了减少变量间的共线性,将消极情绪、家庭功能和情绪表达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分别计算出自变量与两个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先检验家庭功能的调节效应,在分层回归时将中心化的消极情绪和家庭功能放入第一层,将消极情绪×家庭功能放入第二层。结果显示,交互项对自伤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 = -0.13$ ,  $P = 0.08$ ,提示家庭功能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通过同样的程序对情绪表达在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2)显示,交互项对自伤水平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 = -0.24$ ,  $P < 0.01$ ,提示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分析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趋势。根据情绪表达的得分,将高于和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自伤留守青少年分为高、低组,同时画出情绪表达的调节示意图(如图1),并对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在低情绪表达组中,消极情绪对自伤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47,  $P =$

0.01),而在高情绪表达组中,消极情绪对自伤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29,  $P = 0.11$ ),意味着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与自伤之间的关系受情绪表达能力的调节,情绪表达能力越高,消极情绪对自伤的影响越小。

表2 情绪表达在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

步骤	预测变量	$\beta$	$t$
第一层	消极情绪	0.21	3.14**
	情绪表达	-0.14	-1.92
	$\Delta F = 14.76$	$\Delta R^2 = 0.13$	
第二层	消极情绪×情绪表达	-0.24	-3.48**
	$\Delta F = 12.08$	$\Delta R^2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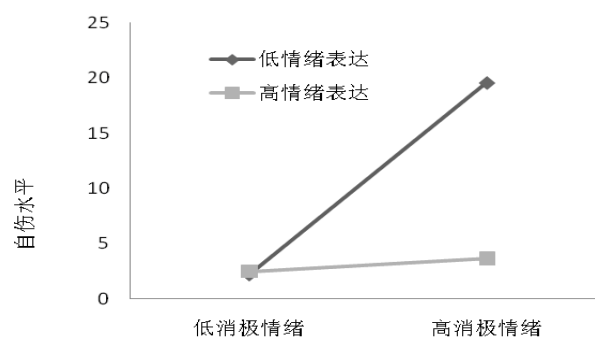


图1 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水平关系的调节作用

##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自伤发生率还是自伤水平,留守青少年都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这与以往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徐志伟等发现,留守中学生偶尔自伤行为和反复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非留守中学生<sup>[30]</sup>。徐云等的调查显示,留守青少年的自伤行为总体上有相当高的发生率,并呈反复发生倾向,具有青春期高发、自伤行为前高冲动性、少数青少年自伤行为前喝酒或吸食毒品、自我伤害行为无痛觉等特征<sup>[31]</sup>。作为一种情绪管理的非适应性方式,自伤可以被认为是个体情绪问题的集中体现<sup>[3]</sup>。这意味着自伤者往往缺乏有效的情绪管理能力。王玉龙等的研究显示,亲子分离时间对留守儿童发展情绪调节能力有明显的调节作用<sup>[32]</sup>。因此,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这种高发性和严重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情绪问题的反映。

消极情绪与自伤的联系得到了大量相关研究的证实<sup>[33]</sup>,本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无论是情绪管理模型,还是体验回避模型,都认为自伤是个体解决消极情绪困扰的有效途径。这一点隐含的一个基



本假设是,如果个体有其他方法可以替代自伤的这种情绪功能,自伤行为就会减少或者消失。情绪表达能够有效地缓解消极情绪体验,是一种更具适应性的情绪管理方法<sup>[17]</sup>。本研究显示,情绪表达能够有效调节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的关系,当个体具有较好的情绪表达能力时,消极情绪与自伤的关系不显著,但当个体的情绪表达能力较差时,消极情绪与自伤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一结果很好地印证了自伤作为一种情绪调节方式存在的观点。

本研究也考察了家庭功能对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调节作用,但结果不显著。Bai等认为温暖和支持的家庭互动会影响孩子的情绪和生理应激反应,能够促进孩子形成积极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sup>[23]</sup>。然而,相对于情绪表达能力,家庭功能毕竟只是导致个体自伤的远端环境因素。如果这一因素最终没有转化为个体自身的素质(如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即使有较好的家庭功能也不会影响消极情绪对自伤行为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于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干预,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家庭角度,都应该以改变其情绪调节能力为目的。

#### 参 考 文 献

- 1 范兴华,方晓义,张尚晏,等. 家庭气氛对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外向性与自尊的中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4):680-684
- 2 陈京军,范兴华,程晓荣,等.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2):319-323
- 3 Sornberger MJ, Smith NG, Toste JR, et al. Nonsuicidal self-injury, coping strategies, and sexual orient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3, 69(6): 571-583
- 4 Selby, Edward A, Bender, et al.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disorder: A preliminary study. *Personality Disorders: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12, 3(2): 167-175
- 5 王玉龙,覃雅兰,肖璨,等. 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伤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32(3):377-384
- 6 Laura SH, Amy RM, Charles AG. Repetitiv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mong a Community Sample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2, 68(7): 809-829
- 7 Miller DN, Brock SE. 唐苏勤,黄紫娟,译. 中小學生自傷問題:識別、評估和治療.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 8 于丽霞,江光荣,吴才智. 自伤行为的心理学评估与治疗.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12):937-941
- 9 Chapman AL, Gratz kl, Brown MZ. Solving the puzzle of de-liberate self-harm: th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6, 44(3): 371-394
- 10 Walsh B. Clinical assessment of self-Injury: A practical guide. *J Clin Psychol*, 2007, 63(11): 1057-1068
- 11 Magnusson D, Stattin H. Person context interaction theory. In W. Damon & R. M. Lerner(Vol.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1998
- 12 Messer J, Fremouw W. A critical review of explanatory models for self-mutilating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8, 28(1): 162-178
- 13 Paivio SC, McCulloch CR. Alexithymia as a mediator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self-injurious behaviors. *Child Abuse Neglect*, 2004, 28(3): 339-354
- 14 冯玉.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与个体情绪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的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
- 15 Gross JJ, John OP. Facet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three self-report and their correla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5, 19(4): 555-569
- 16 Kring AM, Smith DA, Neale J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ispositional expressivenes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6: 934-949
- 17 邓丽芳,徐田丽,郑日昌. 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情绪表达性、情感体验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4: 109-114
- 18 Crouch W, Wright J. Deliberate self-harm at an adolescent unit: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4, 9(2): 185-204
- 19 王玉龙. 家庭无效环境对不同家庭类型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2015,5: 80-84
- 20 Michelson D, Bhugra D. Family environment, expressed emotion and adolescent self-harm: A review of conceptual, empirical, cross-cultur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012, 24(2): 106-114
- 21 Cruz D, Narciso I, Pereira CR, et al. Risk trajectories of self-destructiveness in adolescence: Family core influences. *J Child Fam Stud*, 2014, 23: 1172-1181
- 22 Olson DH.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2): 144-167
- 23 Bai S, Repetti RL. Short-Term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the family. *Family Relations*, 2015, 64(1): 108-119
- 24 叶娜. 家庭功能与高中生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25 冯玉.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与个体情绪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的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 26 Bradburn NM.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Aldine, 1969
- 27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主编.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精性认知功能损害以记忆和流体认知(如概念形成、抽象思维、解决问题)受损严重,一般来说,主要表现为信息加工缓慢、抽象思维和解决问题缺陷,学习困难以及视空间能力下降等<sup>[10,11]</sup>。

相关分析显示,酒依赖者认知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与持续饮酒时间有关。饮酒时间越长,其视空间执行、抽象概括、记忆能力就越差。既往研究同样发现酒依赖患者饮酒时间越长,认知功能损害的程度越严重<sup>[12,4]</sup>。本研究同时发现,每日饮酒量亦是认知损害的重要影响因素,饮酒量越大,画钟试验、MoCA总分、视空间执行及抽象概括能力得分越低。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饮酒量与酒精性认知损害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随着饮酒量的增加,酒精性认知损害陡然增加<sup>[7,12]</sup>。

酒依赖不仅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而且还引起大脑结构持久性或可逆性改变,受损部位包括大脑皮层、海马、小脑、胼胝体等,具有局部功能——结构定位关系<sup>[13]</sup>。这种神经结构性改变的不同步性可解释神经心理测验中认知功能损害的不同步性。既往研究认为,酒精性认知损害可影响患者对自身症状的认识和对治疗的依从性<sup>[14]</sup>。因此,临床工作中及时发现酒依赖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了解其发生发展规律及相关影响因素,进一步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Jansen JM, van Holst RJ, van den Brink W, Veltman DJ, Caan MW, Goudriaan AE. Brain function during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alcohol-dependent patients, problematic drinkers and healthy controls. *Addict Biol*, 2015, 20(5): 979-989
- 2 黄燕萍. 慢性酒依赖者认知功能的对照研究.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 4: 332-333
- 3 马静萍. 慢性酒精中毒所致认知功能损害.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0, 2: 153-154

- 4 张惠光, 张天琦, 商玉洁, 兰天, 褚晓凡.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在评估慢性酒精中毒致认知损害的应用与相关临床因素分析.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2012, 3: 229-231
- 5 Sacanella E, Fernández-Solà J, Cofan M, et al. Chronic alcoholic myopathy: diagnostic clues and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ethanol-related diseases. *QJM*, 1995, 88(11): 811-817
- 6 李强, 汪凯, 时鹏. 慢性酒精中毒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评估.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3, 10: 1309-1311
- 7 李艳祥, 王学义. 酒依赖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09, 18(5): 380-383
- 8 Royall DR, Cordes JA, Polk M. CLOX: an executive clock drawing task.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1998, 64(5): 588-594
- 9 Nasreddine ZS, Phillips NA, Bédirian V, et al.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a brief screening tool f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J Am Geriatr Soc*, 2005, 53(4): 695-699
- 10 Manning V, Teo HC, Guo S, Wong KE, Li TK. Neuro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Treatment Outcome Following Detoxification Among Asian Alcohol-Dependent Inpatients. *Subst Use Misuse*, 2016, 51(2): 193-205
- 11 Liappas I, Theotoka I, Kapaki E, Ilias I, Paraskevas GP, Soldatos CR.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chronic alcohol-dependent patients and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In Vivo*, 2007, 21(6): 1115-1118
- 12 Sullivan EV, Fama R, Rosenbloom MJ, Pfefferbaum A. A profile of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in alcoholic women. *Neuropsychology*, 2002, 16(1): 74-83
- 13 Harper C. The neuropathology of alcohol-specific brain damage, or does alcohol damage the brain. *J Neuropathol Exp Neurol*, 1998, 57(2): 101-110
- 14 Fals-Stewart W, Bates ME. Th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performance of drug-abusing patients: an examination of latent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Exp Clin Psychopharmacol*, 2003, 11(1): 34-45

(收稿日期:2016-07-26)

(上接第78页)

- 28 费立鹏, 郑延平, 邹定辉.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II—CV).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142-149
- 29 Jerry MB, 陈会昌. 人格心理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162-163
- 30 徐志伟, 苏虹, 伍佳玲, 等. 农村留守中学生自伤行为及与心理控制源关系. *中国公共卫生*, 2010, 26(7): 868-869
- 31 徐云, 马龙. 农村留守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特征与原因探

讨——基于湖北省麻城的调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3(4): 90-96

- 32 王玉龙, 姚治红, 姜金伟. 农村留守儿童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留守时间的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3): 550-553
- 33 Klonsky ED. The functions of deliberate self-injur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7, 27(2): 226-239

(收稿日期:2016-07-03)